舊唐書/卷1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武元衡　鄭餘慶　韋貫之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五十九
列傳第一百〇九　衛次公　鄭絪　韋處厚　崔群　路隨

► 韓愈　張籍　孟郊　唐衢　李翺　宇文籍　劉禹錫　柳宗元　韓辭

衛次公

衛次公，字從周，河東人。器韻和雅，弱冠舉進士。禮部侍郎潘炎目為國器，擢居上第。參選調禮部侍郎盧翰嘉其才，補崇文館校書郎，改渭南尉。次公善鼓琴，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，意欲次公授之琴。次公拒之，由是終身未嘗操弦。

嚴震之鎮興元，辟為從事，授監察，轉殿中侍御史。貞元八年，征為左補闕，尋兼翰林學士。二十一年正月，德宗升遐，時東宮疾恙方甚，倉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。中人或云：「內中商量，所立未定。」眾人未對。次公遽言曰：「皇太子雖有疾，地居冢嫡，內外系心。必不得已，當立廣陵王。若有異圖，禍難未已。」絪等隨而唱之，眾議方定。

及順宗在諒闇，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，無復經制。次公與鄭絪同處內廷，多所匡正。

轉司勛員外郎。久之，以本官知制誥，賜紫金魚袋，仍為學士，權知中書舍人。尋知禮部貢舉，斥浮華，進貞實，不為時力所搖。真拜中書舍人，仍充史館修撰，遷兵部侍郎、知制誥，復兼翰林學士。與鄭絪善，會鄭絪罷相，次公左授太子賓客，改尚書右丞，兼判戶部事，拜陝、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。請蠲錢三百萬，人得蘇息，政聞於朝。征為兵部侍郎。選人李勣、徐有功之孫，名在黜中，次公召而謂之曰：「子之祖先，勛在王府，豈限常格。」並優秩而遣之。改尚書左丞，恩顧頗厚。上方命為相，已命翰林

學士王涯草詔。時淮夷宿兵歲久，次公累疏請罷。會有捷書至，相詔方出，憲宗令追之。遂出為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，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。

元和十三年十月，受代歸朝，道次病卒。贈太子少保，年六十六，謚曰敬。次公自少入仕，歷大寮，節操趨尚，始終如一，為眾推重。

子洙，登進士第，尚憲宗女臨真公主。累官至給事中、駙馬都尉、工部侍郎。

鄭絪

鄭絪，字文明。父羨，池州刺史。絪少有奇誌，好學，善屬文。大歷中，有儒學高名如張參、蔣乂、楊綰、常袞，皆相知重。絪擢進士第，登宏詞科，授秘書省校書郎、鄠縣尉。張延賞鎮西川，辟為書記，入除補闕、起居郎，兼史職。無幾，擢為翰林，轉司勛員外郎、知制誥。德宗朝，在內職十三年，小心兢謙，上遇之頗厚。

貞元末，德宗晏駕，順宗初即位，遺詔不時宣下。絪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，中人不敢違。及王伾、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，絪又能守道中立。憲宗監國，遷中書舍人，依前學士。俄拜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加集賢殿大學士，轉門下侍郎、弘文館大學士。

憲宗初，勵精求理，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。黃裳多所關決，首建議誅惠琳、斬劉辟及他制置。絪謙默多無所事，由是貶秩為太子賓客。出為嶺南節度觀察等使、廣州刺史、檢校禮部尚書。以廉政稱。為工部尚書，轉太常卿，又為同州刺史、長春宮使，改東都留守。入歷兵部尚書，旋為河中節度使。太和二年，入為御史大夫、檢校左僕射、兼太子少保。

絪以文學進，恬淡，踐歷華顯，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。所居雖無赫奕之稱，而守道敦篤，耽悅墳典，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，為講論名理之遊，時人皆仰其耆德焉。及文宗即位，以年力衰耄，累表陳乞，遂以太子太傅致仕。三年十月卒，年七十八，贈司空，謚曰宣。子祗德。

祗德子顗，登進士第，始綬弘文館校書。遷右拾遺、內供奉，詔授銀青光祿大夫，遷起居郎。尚宣宗女萬壽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歷尚書郎、給事中、禮部侍郎。典貢士二年，振拔滯才，至今稱之。遷刑部、吏部侍郎。大中十三年，檢校禮部尚書、河南尹。

顥居戚裏，有器度。大中時，恩澤無對。及宣宗棄代，追感恩遇，嘗為詩序曰：「去年壽昌節，赴麟德殿上壽，回憩於長興裏第。昏然晝寢，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。館宇蕭灑，相與聯句。予為數聯，同遊甚稱賞。既寤，不全記諸聯，唯省十字雲『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』，乃書之於楹。私怪語不祥，不敢言於人。不數日，宣宗不豫，廢朝會，及宮車上仙，方悟其事。追惟顧遇，續石門之句為十韻云：『間歲流虹節，歸軒出禁扃。奔波陶畏景，蕭灑夢殊庭。境象非曾到，崇嚴昔未經。日車烏斂翼，風動鶴飄翎。異苑人爭集，涼臺筆不停。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。若匪災先兆，何當思入冥。禦鑣虛仗馬，華蓋負雲亭。白日成千古，金滕閟九齡。小臣哀絕筆，湖上泣青萍。』」未幾，顥亦卒。

韋處厚

韋處厚，字德載，京兆人。父萬，監察御史，為荊南節度參謀。處厚本名淳，避憲宗諱，改名處厚。幼有至性，事繼母以孝聞。居父母憂，廬於墓次。既免喪，遊長安。通《五經》，博覽史籍，而文思贍逸。

元和初，登進士第，應賢良方正，擢居異等，授秘書省校書郎。裴垍以宰相監修國史，奏以本官充直館，改咸陽縣尉，遷右拾遺，並兼史職。修《德宗實錄》五十卷上之，時稱信史。轉左補闕、禮部考功二員外。早為宰相韋貫之所重，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，處厚坐友善，出為開州刺史。入拜戶部郎中，俄以本官知制誥。穆宗以其學有師法，召入翰林，為侍講學士，換諫議大夫，改中書舍人，侍講如故。

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，他門捷進，自京兆少尹為鴻臚卿、判度支，不數月，宣授戶部侍郎。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，欲希大任。以榷鹽舊法，為弊年深，欲官自糶鹽，可富國強兵，勸農積貨，疏利害十八條。詔下其奏，令公卿議。處厚抗論不可，以平叔條奏不周，經慮未盡，以為利者返害，為簡者至煩，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，發十難以詰之。時平叔傾巧有恩，自謂言無不允。及處厚條件駁奏，穆宗稱善，令示平叔。平叔詞屈無以答，其事遂寢。

處厚以幼主荒怠，不親政務，既居納誨之地，宜有以啟導性靈，乃銓擇經義雅言，以類相從，為二十卷，謂之《六經法言》，獻之。錫以繒帛銀器，仍賜金紫。以《憲宗實錄》未成，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。實錄未成，許二人分日入內，仍放常參。處厚俄又

權兵部侍郎。

敬宗嗣位，李逢吉用事，素惡李紳，乃構成其罪，禍將不測。處厚與紳皆以孤進，同年進士，心頗傷之，乃上疏曰：

臣竊聞朋黨議論，以李紳貶黜尚輕。臣受恩至深，職備顧問，事關聖德，不合不言。紳先朝獎用，擢在翰林，無過可書，無罪可戮。今群黨得誌，讒嫉大興。詢於人情，皆甚嘆駭。《詩》云：「萋兮菲兮，成是貝錦。彼譖人者，亦已太甚。」又曰：「讒言罔極，交亂四國。」自古帝王，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。古人云：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李紳是前朝任使，縱有罪愆，猶宜洗釁滌瑕，念舊忘過，以成無改之美。今逢吉門下故吏，遍滿朝行，侵毀加誣，何詞不有？所貶如此，猶為太輕。蓋曾參有投杼之疑，先師有拾塵之戒。伏望陛下斷自聖慮，不惑奸邪，則天下幸甚！建中之初，山東向化，只緣宰相朋黨，上負朝廷。楊炎為元載復讎，盧杞為劉晏報怨，兵連禍結，天下不平。伏乞聖明，察臣愚懇。

帝悟其事，紳得減死，貶端州司馬。

處厚正拜兵部侍郎，謝恩於思政殿。時昭湣狂恣，屢出畋遊。每月坐朝不三四日。處厚因謝，從容奏曰：「臣有大罪，伏乞面首。」帝曰：「何也？」處厚對曰：「臣前為諫官，不能先朝死諫，縱先聖好畋及色，以至不壽，臣合當誅。然所以不死諫者，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，年已十五。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，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？」上深感悟其意，賜錦彩一百匹、銀器四事。

寶歷元年四月，群臣上尊號，禦殿受冊肆赦。李逢吉以李紳之故，所撰赦文但雲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，不言未量移者，蓋欲紳不受恩例。處厚上疏曰：「伏見赦文節目中，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。在宥之體，有所未弘。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，故有此節。若如此，則應是近年流貶官，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。事體至大，豈敢不言？李紳先朝獎任，曾在內廷，自經貶官，未蒙恩宥。古人云：『人君當記人之功，忘人之過。』管仲拘囚，齊桓舉為國相；冶長縲紲，仲尼選為密親。有罪猶宜滌蕩，無辜豈可終累？況鴻名大號，冊禮重儀，天地百靈之所鑒臨，億兆八紘之所瞻戴。恩澤不廣，實非所宜。臣與逢吉素無讎嫌，與李紳本非親黨，所論者全大體，所陳者在至公，伏乞聖慈察臣肝膽。倘蒙允許，仍望宣付宰臣，應近年左降官，並編入赦條，令準舊例，得量移近處。」帝覽奏其事，乃追改赦文，紳方沾恩例。處厚為翰林承旨學士，每立視草，愜會聖旨。

常奉急命於宣州征鷹鷂及楊、益、兩浙索奇文綾錦，皆抗疏不奉命，且引前時赦書為證，帝皆可其奏。

寶歷季年，急變中起。文宗底綏內難，詔命將降，未有所定。處厚聞難奔赴，昌言曰：「《春秋》之法，大義滅親，內惡必書，以明逆順。正名討罪，於義何嫌？安可依違，有所避諱！」遂奉藩教行焉。是夕，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，不暇責所司，皆出於處厚之議。及禮行之後，皆葉舊章。以佐命功，旋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監修國史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進爵靈昌郡公。處厚在相位，務在濟時，不為身計。中外補授，鹹得其宜。

初，貞元中，宰相齊抗奏減冗員，罷諸州別駕，其在京百司，當入別駕者，多處之朝列。元和以來，兩河用兵，偏裨立功者，往往擢在周行。率以儲采王官雜補之，皆盛服趨朝，硃紫填擁。久次當進，及受代閑居者，常數十人，趨中書及宰相私第，摩肩候謁，繁於辭語。及處厚秉政，復奏置六雄、十望、十緊、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。而清流不雜，朝政清肅。

文宗勤於聽政，然浮於決斷，宰相奏事得請，往往中變。處厚常獨論奏曰：「陛下不以臣等不肖，用為宰相，參議大政。凡有奏請，初蒙聽納，尋易聖懷。若出自宸衷，即示臣等不信；若出於橫議，臣等何名鼎司？且裴度元勛宿德，歷輔四朝，孜孜竭誠，人望所屬，陛下固宜親重。竇易直良厚，忠事先朝，陛下固當委信。微臣才薄，首蒙陛下擢用，非出他門，言既不從，臣宜先退。」即趨下再拜陳乞。上矍然曰：「何至此耶！卿之誌業，朕素自知，登庸作輔，百職斯舉。縱朕有所失，安可遽辭，以彰吾薄德？」處厚謝之而去，出延英門，復令召還。謂曰：「凡卿所欲言，並宜啟論。」處厚因對彰善癉惡，歸之法制，凡數百言。又裴度勛高望重，為人盡心切直，宜久任，可壯國威。帝皆聽納。自是宰臣敷奏，人不敢橫議。

俄而滄州李同捷叛，朝廷加兵。魏博史憲誠，中懷向背，裴度以宿舊自任，待憲誠於不疑。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。處厚謂曰：「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，處厚則不然，但仰俟所為，自有朝典耳。」憲誠聞之大懼，自此輸竭，竟有功於滄州。又嘗以理財制用為國之本，撰《太和國計》二十卷以獻。李載義累破滄、鎮兩軍，兵士每有俘執，多遣刳剔。處厚以書喻之，載義深然其旨。自此滄、鎮所獲生口，配隸遠地，前後全活數百千人。

處厚居家循易，如不克任。至於廷諍敷啟，及馭轄待胥吏，勁確嶷然不可奪。質狀非魁偉，如甚懦者；而庶僚請事，畏惕相顧，雖與語移晷，不敢私謁。急於用才，酷嗜文學。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，故推擇群材，往往棄瑕錄用，亦為時所譏。雅信釋氏因果，晚年尤甚。聚書逾萬卷，多手自刊校。奉詔修《元和實錄》，未絕筆，其統例取舍，皆處厚創起焉。太和二年十二月，因延英奏對，造膝之際，忽奏「臣病作」，遽退。文宗命中官扶出，歸第一夕而卒，年五十六，贈司空。

處厚當國柄二周歲，啟沃之謀，頗協時譽，鹹共惜之。

崔群

崔群，字敦詩，清河武城人，山東著姓。十九登進士第，又制策登科，授秘書省校書郎，累遷右補闕。元和初，召為翰林學士，歷中書舍人。群在內職，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。憲宗嘉賞，降宣旨云：「自今後學士進狀，並取崔群連署，然後進來。」群以禁密之司，動為故事，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，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。群堅不奉詔，三疏論奏方允。

元和七年，惠昭太子薨，穆宗時為遂王，憲宗以澧王居長，又多內助，將建儲貳，命群與澧王作讓表。群上言曰：「大凡己合當之，則有陳讓之儀；己不合當，因何遽有讓表？今遂王嫡長，所宜正位青宮。」竟從其奏。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，充助修開業寺。群以為事實無名，體尤不可，請止其所進。群前後所論多愜旨，無不聽納。遷禮部侍郎，選拔才行，咸為公當。轉戶部侍郎。

二年七月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十四年，誅李師道，上顧謂宰臣曰：「李師古雖自襲祖父，然朝廷待之始終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，雖雲逆族，若量罪輕重，亦宜降等。又李宗奭雖抵嚴憲，其情比之大逆，亦有不同。其妻士族也，今其子女俱在掖廷，於法皆似稍深。卿等留意否？」群對曰：「聖情仁惻，罪止元兇。其妻近屬，倘獲寬宥，實合弘煦之道。」於是師古妻裴氏、女宜娘，詔出於鄧州安置。宗奭妻韋氏及男女，先沒掖廷，並釋放；其奴婢、資貨皆復賜之。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，詔付京兆府決殺。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，群因入對言之。憲宗湣其母耄年，乃曰：「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？」群曰：「陛下仁惻即赦之，當速令中使宣諭。如待正敕，即無及也。」長孺竟得免死長流。群之啟奏平恕，多此類也。

時憲宗急於蕩寇，頗獎聚斂之臣。故藩府由是希旨，往往捃拾，目為進奉。處州刺史苗

稷進羨余錢七千貫，群議以為違詔，受之則失信於天下，請卻賜本州，代貧下租稅。時論美之。

度支使皇甫鎛陰結權幸，以求宰相，群累疏其奸邪。嘗因對面論，語及天寶、開元中事，群曰：「安危在出令，存亡系所任。玄宗用姚崇、宋璟、張九齡、韓休、李元紘、杜暹則理；用林甫、楊國忠則亂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，是理亂分時，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，專任奸臣李林甫，理亂自此已分矣。用人得失，所系非小。」詞意激切，左右為之感動。鎛深恨之。而憲宗終用鎛為宰相。無何，群臣議上尊號，皇甫鎛欲加「孝德」兩字，群曰：「有睿聖，則孝德在其中矣。」竟為鎛所構。憲宗不樂，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。

穆宗即位，征拜吏部侍郎，召見別殿，謂群曰：「我升儲位，知卿為羽翼。」群曰：「先帝之意，元在陛下。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，臣奉命草制，且曰：『能辨南陽之牘，允符東海之貴。』若不知先帝深旨，臣豈敢輕言？」數日，拜御史中丞。浹旬，授檢校兵部尚書，兼徐州刺史、武寧軍節度、徐泗濠觀察等使。

初，幽、鎮逆命，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副使，領徐州兵討伐。群以智興早得士心，表請因授智興旄鉞，竟寢不報。智興自河北回戈，城內皆是父兄，開關延入，群為智興所逐。朝廷坐其失守，授秘書監，分司東都。未幾，改華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。復改宣州刺史、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，徵拜兵部尚書。久之，改檢校吏部尚書、江陵尹、荊南節度觀察使。逾歲，改檢校右僕射，兼太常卿。太和五年，拜檢校左僕射，兼吏部尚書。六年八月卒，年六十一，冊贈司空。

群有沖識精裁，為時賢相。清議以儉素之節，其終不及厥初。群年未冠舉進士，陸贄知舉，訪於梁肅，議其登第有才行者，肅曰：「崔群雖少年，他日必至公輔。」果如其言。

群弟於，登進士，官至郎署，有令名。

子充，亦以文學進，歷三署，終東都留守。

路隨

路隨，字南式，其先陽平人。高祖節，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閣祭酒。曾祖惟恕，官至睦州

刺史。祖俊之，仕終太子通事舍人。

父泌，字安期，少好學，通《五經》，尤嗜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能諷其章句，皆究深旨。博涉史傳，工五言詩。性端亮寡言，以孝悌聞於宗族。建中末，以長安尉從調，舉李益、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，泌授城門郎。屬德宗違難奉天，泌時在京師，棄妻子潛詣行在所。又從幸梁州，排潰軍而出，再為流矢所中，裂裳濡血。以策說渾瑊，瑊深重之，辟為從事。瑊討懷光，累奏為副元帥判官、檢校戶部郎中、兼御史中丞。河中平，隨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，因劫盟陷蕃。在絕域累年，棲心於釋氏之教，為贊普所重，待以賓禮，卒於戎鹿。

貞元十九年，吐蕃遺邊將書求和。隨哀泣上疏，願允其請。表三上，德宗命中使諭旨。朝廷懲其宿詐，俟更要於後信，訖數歲不報。元和中，蕃使復款塞，隨復五獻封章，請修和好。又上書於宰執哀訴。裴垍、李藩皆協力敷奏，憲宗可之。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，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，令歸中國。吐蕃因復等還，遣使來朝。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，朝野傷嘆。憲宗憫之，贈絳州刺史，賜絹二百匹。至葬日，委所在官給喪事。泌累贈太子少保。

泌陷蕃之歲，隨方在孩提；後稍長成，知父在蕃，乃日夜啼號，坐必西向，饌不食肉，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，遂終身不照鏡。後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，為李錡所困。使知市事，隨翛然坐市中，一不介意。韋夏卿為東都留守，聞而辟之，由是聲名日振。元和五年，邊吏以訃至。隨居喪，益以孝聞。服闋，擢拜左補闕。

會李絳諷上納諫，憲宗皇帝曰：「諫官路隨、韋處厚章疏相繼，朕常深用其言。」自是識者敬伏焉。俄遷起居郎，轉司勛員外郎。自補闕至司勛員外，皆充史館修撰。穆宗即位，遷司勛郎中，賜緋魚袋。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。采三代皇王興衰，著《六經法言》二十卷奏之。拜諫議大夫，依前侍講學士。將修《憲宗實錄》，復命兼充史職。敬宗登極，拜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，仍賜紫。有以金帛謝除制者，必叱而卻之曰：「吾以公事接私財耶？」終無所納。文宗即位，韋處厚入相，隨代為承旨，轉兵部侍郎、知制誥。太和二年，處厚薨，隨代為相，拜中書侍郎，加監修國史。初，韓愈撰《順宗實錄》，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，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，累朝有詔改修。及隨進《憲宗實錄》後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，隨奏曰：

臣昨面奉聖旨，以《順宗實錄》頗非詳實，委臣等重加刊正，畢日聞奏。臣自奉宣命，

取史本欲加筆削。近見衛尉卿周居巢、諫議大夫王彥威、給事中李固言、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，具陳刊改非甚便宜。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眾。臣伏以史冊之作，勸誡所存，事有當書，理宜歸實。匹夫美惡尚不可誣，人君得失無容虛載。聖旨以前件《實錄》記貞元末數事，稍非摭實，蓋出傳聞，審知差舛，便令刊正。頃因坐日，屢形聖言，通計前後，至於數四。臣及宗閔、僧孺亦以永貞已來，歲月至近，禁中行事，在外固難詳知。陛下所言，皆是接於耳目。既聞乖謬，因述古今，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，及第五倫撾公之說，皆多此比類，難盡信書。所冀睿鑒詳於聽言，深宮慎於行事。持此比類，上開聰明，特蒙降察，稍恕前謬。由是近垂宣命，令有改修。

臣等伏以貞觀已來，累朝實錄有經重撰，不敢固辭。但欲粗刪深誤，亦固盡存諸說。宗閔、僧孺相與商量，緣此書成於韓愈，今史官李漢、蔣系皆愈之子婿，若遣參撰，或致私嫌。以臣既職監修，盍令詳正，及經奏請，事遂施行。今者庶僚競言，不知本起，表章交奏，似有他疑。臣雖至昧，容非自請。既迫群議，輒冒上聞。縱臣果獲修成，必懼終為時累。且韓愈所書，亦非己出，元和之後，已是相循。縱其密親，豈害公理？使歸本職，實謂正名。其《實錄》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，宣付史官，委之修定。則冀聖祖垂休，永無慚於傳信。下臣非據，獲減戾於侵官。彰清朝立政之方，表公器不私之義。流言自弭，時論攸宜。

詔曰：「其《實錄》中所書德宗、順宗朝禁中事，尋訪根柢，蓋起謬傳，諒非信史。宜令史官詳正刊去，其他不要更修。余依所奏。」

四年，轉門下侍郎，加崇文館大學士。七年，兼太子太師，備禮冊拜。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《實錄》。八年，辭疾，不得謝。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，隨不署奏狀，始為鄭註所忌。九年四月，拜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潤州刺史、鎮海軍節度、浙江西道觀察等使。

太和九年七月，遘疾於路，薨於揚子江之中流，年六十。冊贈太保，謚曰貞。

隨有學行大度，為諫官能直言，在內廷匡益。自寶歷初為承旨學士，即參大政矣。後十五年在相位。宗閔、德裕朋黨交興，攘臂於其間；李訓、鄭註始終奸詐，接武於其後。而隨藏器韜光，隆汙一致，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。

史臣曰：衛次公、鄭絪、韋處厚、崔群、路隨等，皆以文學飾身，致位崇極。兼之忠讜，

垂名簡書，茲實有足多也。絪有其位，有其時，懷獨善之謀，晦眾濟之道，左遷非不幸也。次公因獻捷之書，輟已成之詔，命也夫。處厚危言切議，振士友之急，稱同列之善，君子哉！

贊曰：衛、鄭、韋、路，兼之博陵。文學政事，為時所稱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